

鐵捲門

整個童年的後半段，我住在商店街裡。高級店面的高級鐵捲門，是很安靜的，不會有吱吱歪歪、鏽蝕那樣的嘎嘰響動，它的頻率平均、穩定且讓人安心。

住家的樓下就是店面。爸媽經營精品服飾，他們通常會營業到晚上十點才休息。那時候我和弟已經乖乖刷好牙，躺在四樓小房間的床上了。我們會口頭玩一些角色扮演的遊戲，或者用老舊的手提音響播故事 CD 來聽，再慢慢地睡去。

很多時候，弟弟已經睡著，而我則閉著眼，半朦朧半清醒，隱隱不安地等待，受那股莫名的心焦蒸熬，被胸口的阻塞感籠罩，呼吸則是越來越輕、越來越小心翼翼，明明四周並沒有鐘，我還是能從貼著枕頭的耳朵，聽到滴答輕敲的指針，那究竟是被我心跳所影響的震動，還是血液竄過耳朵時留駐的輕響？每過幾分鐘，它就會將我恍然撞醒。

這種明知該睡，而不敢輕易睏去的狀態，針尖般擺動——我會一直等待（似在等著條件備齊），直到鐵捲門嗡嗡的聲音從樓下細細遞上來。那是某種填補的旋鈕，非得要得到它，我才能夠安然睡去。

搬來臺中是我七歲的事。當時對於搬遷，我雖不至於像弟一般迷糊（他小時候腦袋是稍微鈍些），但現在回憶起來，我自己的話，精神上並不存在多少抵觸。更久以前我生在泰國，五歲回高雄住了兩年，七歲來臺中，一向愣愣地跟著吃睡，焦慮困惑是幾乎沒有的。

知道自己並不敏感至此，但我愛偷聽大人說話，隱約曉得有事發生。我記得泰國機場的事。媽帶著我和弟在登機口，伯母與她緊緊相擁哭得愁慘無比，我在旁邊看著，她們為什麼要把場面弄得像是生離死別呢？我當時以為，「回臺灣」只是平常不過的「回臺灣」，我並不曉得那是一次「抓回」，上面有更權威的力量迫使這場搬遷的發生。我所觀察的（我的敏銳），並不能完全成為我所理解的（我並不敏感），但這樣的竊聽偷覷已成慣習，我所曉得的那些隱約竄動的訊息，總比弟能夠抓取的要多一些。

好幾次等不到鐵捲門的聲響，在重複淺睏驚醒後，我會偷偷地，從四樓下到一樓去，口中即將囁嚅的，自然是「媽媽你們怎麼還不上樓？」這類討罵話語。十一點了，我沿著欄杆踱下去，腳踩在冰冰的磁磚上，從樓梯的角角處探

頭往下窺——呼，還好，爸媽還在這裡——這是肯定的，但我總必須一再確認，確認他們的「還在」。

躲藏的技術是好重要的。爸媽和客人聊笑，我所在的地方能夠俯視櫃檯、櫥窗、沙發椅和吊衣架，但如果下方的人從玻璃門往樓梯看過來，就很容易能瞥到我。畢竟是精品店，來這裡消費的客人，多是一些仕紳名流、貴婦，或者暴發戶，爸媽會泡咖啡作為招待，將一些商業話題鋪天蓋地的閒扯開來，這些客人比起試衣服，他們更要求合襯心意的服務和禮數。因此，我一旦遭瞥到，就會被喚下去，不能等爸媽提醒叫人，要主動揚起甜甜的笑容：阿姨好阿伯好。穿著兔兔睡衣與布拖鞋，在一番好乖真有禮貌的慈祥聲中，得再找機會全身而退。所以，躲藏的技術是好重要的。

關於搬遷，那不過是一對夫妻兩個小孩，所有家當，一輛二手泡水車。沿途拖曳他們所妄圖遠離的，父輩的一切（他的父輩，我的祖輩）。我已記不清楚，自己是如何來到這座城市，彷彿原以為的短途旅行，車上顛簸一陣後，睜眼就住在這裡了。那些哄吵搬移的遷入過程遭我丟失，沒有預設，沒有轉學前的告別，沒有奔跑在新家樓道間的雀躍（灰塵精靈、紙箱、空蕩蕩的回音遊戲）。關於搬遷，就只是有一天早上我在四樓小房間醒來，鐵捲門嗡嗡升起，意識到自己就住在這裡。

小學很近，只要過馬路，沿著模範街直直走，就可以去到學校後門。但我爸，他每一天都會出現在駐車彎，將我和弟載送往返這三分鐘的車程。弟膽小，只要爸晚些來，他就要哭，扯我的衣袖讓我去警衛室打電話；有一次弟等不到人，乾脆自己從學校走回家，爸動怒，剝奪了他一頓午飯——在這個連他們都不熟悉的城市裡，舉目沒親，任何一個拐角都易迷途。我也怕。放學後我兩腳釘在地磚上，腦裡重複播誦剛背下的新住址新電話，父母所告誡的那些拐騙故事跟著載浮載沉，任何輕易的一場搭話都足夠嚇人。弟還在扯我的衣袖，我對他施以安慰的話語，態度自信安定，但其實，城市於眼前攤開那竄動的一切都使人心慌，我捏捏弟弟的手腕。我超怕。

再大一些，爸媽偶而會在午夜出門，鐵捲門嗡嗡落下，卻無人攀上樓梯，我隱約曉得，他們大概去小巷子裡的居酒屋吃宵夜了。等鐵捲門再度響動，就能判斷他們已經到家。在此期間下樓窺伺我是做不到的——瞪著空蕩蕩的店面獨自恐慌啜泣是愚蠢的，櫥窗被銀色反光的鐵門給密實嵌合的場面，更是讓人窒息——我的自知，下樓則必哭泣。

況且，爸媽不在的情況下，獨自從四樓踱到一樓去，其間就足以發生很多事情（非常、非常多事情）。只能縮在棉被裡，腦核模擬上百種小鬼當家「脫逃

的演練」，在暗夜中重複設想：如果歹徒趁爸媽不在時破門而入，我該如何智取？要帶上弟弟，從陽臺沿著綁串起來的被單（須得用水浸濕才會更牢固），悄悄地逃出去；設計足以讓歹徒受傷的陣法，地板灑滿圖釘、將滾燙的熨斗放在門上……我咀嚼許多半認真半玩笑的逃生模擬，像在遊戲，嚴肅有之樂趣有之。然而細碎的焦慮是真的，它能和逃生演習相互去磨損、去抵銷，抽絲剝繭地（層層、次次地）。

爸媽時常改變家中的擺設，這讓我的逃生模擬足具彈性，時不時就得依傢俱的位置，來重新調整計畫。擺設之所以改變，其中牽絆著困頓與幽微的焦灼。每當生意不順利，營業額不如預期，拖移五斗櫃、沙發與小桌的聲音就會響起，他們討論著各樣的格局佈置，彷彿哪張小椅換了位置，就能影響四周空氣的流動；好像陽光照進來的角度，被擺這兒的穿衣鏡給折射了，就能帶來一些明亮的氣味。那樣神秘，那樣使我不解，曳著些許晃動與搖撼。

這種陌生的不穩定聲音，在各處細節裡匿匿藏藏，例如我媽究竟是什麼時候學會做菜的？她自稱在泰國時是個連蒜頭都不會拍的人，開始將食譜堆滿書架，在晚間六點打電話向外婆求救，七點大汗淋漓地擺出三菜一湯。我和弟學著掃除、刷洗、曬衣，這些七歲以前不諳不明的物事，隨著身後所拋落的塵屑（廚工、保母、女傭，異國的切片），我們將日常一步一步地啣拾起來，這些不穩與搖撼，在鐵捲門每一日的喙鳴中起降，織成慣習，讓我幾乎要忘記了關於搬遷的事。

每個週末，我們會開兩個半小時的車回老家，爸媽所生長的到處熟人的小鎮。大部分時候，只是坐在玉蘭樹下開會，讓一些嚴厲高亢而冗長、我相處了兩年仍陌生的語言滑過耳膜。阿公坐在涼椅上，將喉嚨裡的濃痰重複吐出，白手起家的粗人土豪，將我們從異國驟然抓回的權威的迫力。語言成為語言之前，它們的本質只是聲響。玉蘭樹下的會議，我和弟各占一席，乖乖將手心的茶杯啜飲。他沉沉瞪過來，臺語若學無好我著共恁父母吊起來損。

最讓人迷惘的總是語言。過去同住的兩年，我與弟逐漸將軟黏的泰語拋失，其餘陌生詞彙細細侵奪過來。我分不清粗話和常語，將幹與哭夭視為當然，說同學大懶趴，吐出詞彙時語調柔軟而輕鬆，老師大駭，將我叫到講臺低罵——誰教妳的？這些惡狀在遷離後漸止，爸遠離父輩，我遠離你，我不會長成一個輕吐挖咧幹恁娘雞掰的人，他不會被捆於暴戾歪斜的壓權之中，家族、權財、倉儲與牧場拋飛在後。我要長很大才聽懂一切，包含語言和故事。此刻它們只是聲響，此刻我們只是，嗡嗡地蹲伏在這裡，新的大的陌生的城市。

某一年我媽開刀取膽囊，住院兩週。爸收拾衣物，準備入院看顧我媽，離

家之前，他帶著我從樓上到樓下，將每一道門、每一個開關，該注意的都檢視了一遍，他甚至告訴我該怎麼將鐵捲門降下。那是一幅（我曾在暗夜中重複設計演練的）完整的逃脫機關圖，他將這些交到我手上。

最後他來到電閘前。那是櫃檯牆上的掀蓋，壁紙匿藏忍術，他掀開時我內心嘩然，原來這是房屋的臟器。每一個開關都貼了小標籤：招牌燈、頭頂水銀燈、更衣室、櫥窗小燈、玄關黃燈、飾品架展示燈。爸讓我站在椅子上，一一指出晚上打烊後（銀色鐵門與櫥窗密實嵌合），該注意把哪些電閘撥下，隔天早上又該如何啟動。我點點頭，他告訴我不要被電到了。

然後爸講了一個泰國故事。那時你剛一歲，你媽懷著弟弟，他說，我們廠房是這樣的，每一臺機器拉三條電線，有閘道開關，併排在生產線上，有一次，輪焊機壞了。什麼機？輪焊，焊接用的機器。工人說，老闆啊壞了怎麼辦？我說這樣，先來看看要怎麼修，再叫零件，你去把電閘關掉。關了嗎？關了老闆。再檢查一次，我要把頭探進去看哪！關了關了。於是我探進去，看了又看，頭抬起來的時候，後腦勺碰到上面的高壓電擊板——登！就昏倒了。

你知道那是什麼感覺嗎？他說，眼前的畫面糊成一片，就像很熱的螢幕那樣咻地融成一團，然後，噏！一瞬間就沒有知覺了。醒過來我已經在地上了，股東把我拉出來的，他們圍著我，我全身是濕的——為什麼？盜汗。整個人像掉到水裡再起來那樣，然後你媽來了，我被帶到樓上去洗澡，脫掉衣服的時候，發現胸口有一直條的紅色痕跡。

故事很短。當時我所能觸碰的零星泰國碎片，如同墜入陌生時渦，如同語言，那樣近那樣遠。

我謹慎地對待鐵捲門，白天將它升至一半，人可以鑽進鑽出的高度；晚飯後降下密合，睡前站去櫃檯後方，搬來椅子，掀開內臟。我瞪著那彈力強勁的閘閥，伸指去捏它，往下拉，怎樣也無法動彈——爸爸交代我的，嗯，肯定是不夠用力。我將大拇指放到側邊，想有個支撐，好讓食指能夠扳動它。剛一觸上邊緣，我就被電得大叫一聲，噏，反射抽開了手去。

我嚇壞，眨著淚花，耳膜噏噏作響。啊，我仍然半懂不懂這裡的一切，即使每次好像都咬到邊緣了，鐵捲門或阿公或輾轉搬家以及其他，當下以為啊我懂（當下，我是說爸不在場的我觸電的當下）。我知道要小心但還是觸了一手軟麻，腦門噏鳴，這些碎片拼接的映像，這些噏噏聲響，細線纏繞，它們明明在這兒相互摩擦著（那樣近那樣遠），沒有人在意，我害怕只有我一個人聽見，只有我一個人在意。哎，我超怕。